

掉转枪口闹革命

——一九二八年双江兵变情况

何 维 藩

在潼南、遂宁一带都流传着一九二八年间双江兵变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目前双江街上健在的七旬老人，谈及此事，都记忆犹新。这次兵变，充分显示了党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军阀的歪风。然而，对这次兵变的起因、过程、结果，许多人还不大了解。现在，根据县内外走访调查的一些情况，对兵变的情况综合分述于后。

播 下 火 种

事情还得从顺庆起义说起。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同志组织顺泸起义，顺庆（现南充）军阀何光烈部的六旅（旅长杜伯乾）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其中瞿连成团被二十八军师长李家钰（后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改编，防区迁射洪太镇，扩大为第五混成旅。这个旅在起义时受损失小，党组织保存比较完整。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央派李鸣珂同志回四川担任省委军委书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各地方军中的士兵举行武装起义，以挽回蒋介石叛变革命和陈独秀投降主

义造成的损失。由于李鸣珂同志曾在团任过秘书，回川后便到瞿旅工作，并将共产党员赵子文、范弘先、李载甫、李伯容等都调到该部工作，太镇一时成了川中党的活动中心。当时太镇船税局在军阀把持下，捐税很重，部队特支经常发动五旅的士兵党员到街上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标语。地方党组织在太镇也非常活跃，由共产党员组织了左派国民党射洪县党部，又组织了“赤陶社”，编了“黑幕旬刊”等，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军阀的黑暗。李家钰知道这里共产党的力量大，常派人到太镇侦察党的活动。

双江兵变

渐渐地，李家钰了解到革命活动，直接影响军心，大有里应外合之势。为了严密控制这支队伍，决定将五旅调离太镇，转驻遂宁北坝嘉禾桥一带，但不准入城。为了摆脱李的控制，党组织发动士兵故意与李家钰炮团的士兵打架闹事，使两边关系很紧张。驻了十多天，李家钰又施诡计，把五旅调驻潼南双江镇，旅部驻田坝杨稚鲁大院，团部驻禹王宫（现双江小学）和兴隆街杨紫丰大院（现双江驻军团部）。到双江后，省委又派白述犹（锦时）、张秀熟等一些干部到部队工作，通过对官兵深入细致的启发教育，从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争取把部队实力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但李家钰妄图控制和整编秦、刘两个团，于起义前几天突然派遣排、连、营基层军官二十多人到该

旅任职。旧历六月六日晚上，党组织发现旅长瞿连成与李冢钰秘密通话，神色紧张地问“秘密信何时到？”并得知李已命令将五旅的刘文泗、秦仲文（共产党员）领导的两个团实行武力改编。根据这样的情况，党组织决定，拒绝改编，立即举行暴动。李鸣珂和军委成员任逊就急速赶到双江，具体指挥暴动。布置党员联络士兵负责消灭各连的反动军官，不能跑掉一个；护卫连负责解决旅部，并砍断电线。全旅以枪声为号，一齐开始行动。晚上九点钟，兵变开始了。只听信号枪响，全旅各连一齐行动了起来。枪声，“打倒军阀瞿连成！”的口号声，从四面八方传向瞿连成司令部。瞿旅部所住大院是铁门、高墙，攻打不进。瞿连成带了侍卫兵从后门涉过荷花幽，穿过刺篱笆逃走了。李冢钰派去的基层军官，被起义军通通枪杀了。暴动指挥部将旅部四十多排子弹及五排多银元全部收缴了起来，子弹分发给各连，银元作为部队的开支。部队里的党员们和起义的革命战士们欢歌相庆，庆祝团结战斗的胜利。

起义后的早晨，双江老百姓都拥上街头，纷纷走到营地观看，只见一些尸体，其它房屋、东西丝毫都没有损场。群众街谈巷议说，这支部队驻扎双江，平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次深夜兵变，只闻呼喊声，枪声，而我们安睡家中未受惊扰，真是好部队呵！

血洒渝州

一地起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而是预示着激烈斗争

的开始。

双江起义的部队，在李鸣珂同志领导下，对部队立即进行了改编，将髭旅改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第二旅，由刘文仕、秦仲文分任正副司令。党组织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特支书记赵子文任前委书记。为防范军阀部队的围歼，移营便向重庆方向进发，到璧山屈家沟暂住，进行休整。司令部计划是渡江到綦江，向西阳、秀山方面进军，争取与湘西的贺龙部队会合。八月，在屈家沟召开的党支部大会上，还对入党的十多个同志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此期间，反动军阀把起义部队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围歼堵截。经过军阀们的紧张策划，二十八军的李家钰与重庆的二十一军刘湘部对起义的部队进行了前后合围。刘湘以重点兵力防守长江，扼住工农红军东渡去路；何光烈部则以主力封锁嘉陵江渡口。这时候，起义部队收缴的五排银元也快用光，群众对这支起义的革命军队，还很不了解，不愿支援。面临这种形势，部队内部意见也发生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硬打过长江去，而刘文泗等同志却主张暂时投奔刘湘部队，等待机会再举行暴动。党组织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目前敌我力量悬殊，前冲过不了江，后退将被李家钰堵截，只有暂时采取投靠刘湘的办法。于是决定将在部队里已经闹红了的同志转移疏散，未暴露的同志仍留在部队继续工作。李鸣珂、赵子文、李载浦、范弘先等都撤离部队，到遂宁、射洪等地工作。由

刘文泗同志率领队伍接受军阀刘湘改编。刘湘将该部队编为警备师，何光烈任司令，刘文泗任副司令。部队移驻石桥铺一带，任述犹、宦清、袁雅如、冷绍成等仍在该部进行兵运工作。

部队移驻重庆后，刘湘即密令何光烈以邀请刘文泗同志到城内开会为名，暗伏手枪班于吴公岩一么店子上，将刘乱枪打死。何光烈伪称为土匪刺死，还假开追悼会，以掩人耳目。会后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清党，任述犹、袁雅如、宦清等都撤出该部。这年十一月，刘湘为了与军阀赖星辉争夺地盘，命令何光烈将改编后的队伍开到邻水作战。留在该部的共产党员蔡友弟乘部队攻击西门，抓住何光烈在塔子山督战的时机，用排枪从背后将何打死，另逃他乡。刘湘占领邻水后，该部被编为王占绪二师八团，对部队的共产党员进一步加强了迫害，严重的斗争在继续进行着。

资料来源：

- 1、中共潼南县委党史办（83）资料十期；
- 2、蒋含光、冷绍成传略；
- 3、双江乡乡志；
- 4、曾足希同志提供的一些情况。

刘湘、吕超潼南县双江镇会议

杨少甫

四川省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发动了受孙中山领导的护法之役（即靖国军），于一九一八年春（民国七年）撵走了北洋军阀段祺瑞在四川的走卒刘存厚（字绩之）。但由于广东孙中山大元帅主持的国民党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字锦帆）与四川省长杨庶堪（字沧白），在四川国民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两大派系。熊以原川籍同盟会员“十人团”为核心主持川政（即熊克武、但懋刚、刘亚休、余际唐、喻培棣、王子谦、赵铁桥、张冲、李××、杨×佳等），而杨则以另一部份川籍同盟会员谯持、吕超、石青阳、曹叔实、黄复生、~~卢~~卢帅谔、颜德基等，组织“实业团”，与之对抗。加之云南督军唐继尧阴谋兼并四川，称霸西南，致滇黔两者客军仍有部份驻扎川境，熊一再催促客军离川出境，因此利害冲突，发生矛盾。于是相互联络，种下反熊根子，形成杨庶堪、吕超等组织的“倒熊同盟”。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在其驻防地区内所属潼南县双江镇，邀约当时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字辅澄），互订联盟，密谋倒熊。此即川史上军政冲突的“双江镇会议”。双江镇人杨尚奎（字剑秋）因与杨庶堪、吕超、石青阳等私谊友善，故曾以东

熊主出面协助，主持招待。会议时刘遂泽口何恩倒熊，但在去后竟又退渝到合川县，即感到熊势仍强，因当时熊除自有第一军（军长但懋刚字懋辛）外，并与第三军军长刘成勳（字禹九）亦有密契，还有其嫡系部队：四川江防军总司令余际唐和张冲（字亚光）的二混成旅三个团（团长刘佑承、刘慕贤、曾平周）。刘遂密派代表到蓉，将会议内容全部告熊，熊但不倒熊，反而拥熊。因此获得熊允诺，给刘以枪械弹药军的资助的资助。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六月，吕超率部由遂宁中江筠山一带，突然袭熊，直逼成都。十月五日熊克武逃出省城。吕超率彭远辉（字竹轩）、黄慕颜等进驻成都。由此持（与熊生时曾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向广东军政府推荐，任命吕超为四川督军，彭远辉为第五师师长，黄慕颜为城防司令兼兵工厂总办。八月熊反攻，九月五日又夺回成都。

同年十月刘伯承团长率领先头部队，由遂宁、潼南经过合川进攻重庆，曾在潼南县城高王宫短期驻扎。刘部攻入重庆时，黔军总司令部撤退不及，旅长管荣晖亡，全军歼灭。总司令王文华乘大元轮逃往上海。后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饭店旅馆门前，被黔军旧属袁祖铭派人暗杀（王文华是王伯群之弟与何应钦是郎舅之亲，故一九二〇年袁祖铭又被何派人杀害）。吕超、杨庶堪、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彭远辉等人，分别逃沪或去广东。所遗部队由第一军长但懋刚全部收编。

解放前潼南县物价

王树吉

解放前，潼南县物价分两个时期，不断上涨。

一 硬币流通时期

民国初年，在潼南市场上继续使用清朝制钱（一种圆形，中有方孔，穿今天五分铜币大的铜币，单位叫文），一枚一文。清朝当五文，当十文的铜币和光绪，宣统龙纹民币，仍同时流通。四川政府在成都、铜梁铸造的十文、二十文，后来加大面额有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的铜币和川陕汉字民币以及外省、外国流入的民元，如云南版民元、孙中山像、袁世凯像民元、墨西哥鹰洋等，同时使用。那时，铜币面值颜色一致，流通正常，物价平稳，麻花一文钱一统，小面六文钱一统，大面八文钱一统，米一升三十至五十文，黄谷一石二千文（合民元二元）。民国十年后，大量铸造一百文、二百文的铜币，出现了新一百文、新二百文铜币，重量和成色减低。特别是四川军阀防区形成后，各军阀招兵筹饷，自购手摇机，收买制钱和小额铜币熔化浇铸铜元，铜质变坏，价格跌落。民初民币一元换铜元一千文，民国十年后跌至换铜元二千二、三百文，物价逐渐上涨，潼南以主产粮食稻谷计，民初稻谷一石（合三百斤）值民元二元，以后随铜币跌价上涨，至民

国二十三年（1934年）贵谷每石值良元十元，这时良元一元换铜元二十二、三千文，物价随稻谷上涨了五倍。

驻涪南军阀李家钰在防区内曾一度发行钞票，又将二百文铜元截成三半，上、下两半的半边铜元各作一百文，称为夹夹钱使用，中间一半熔化再铸，制钱和小额铜币消失，市场上以烙有火印的当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的竹块当小额铜币补零，良币紧缺，物价不断上涨。工商凋敝，农民吃苦，宝龙乡樊家坪佃户王吉弟在民初以五千文铜币租地主张树森田二十四亩，逐年加押金，押金达铜元二万五千多文。值良元二十余元，十余年后因币值走低，合良元一元，地主将押金换成良元，每亩地押金增至五元，无钱加押，住逼退佃，农民刘伯乡也受同样灾难。二万多文铜元押金变成良元一元，十余年血汗化为乌有。推月亮家，过流离生活。

二 使用纸币时期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军阀刘湘统一四川，发行了地方券，四川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介石统一四川，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四川通用，法币定为主要通货，地方券收回，但良元同时存在。初期法币一元合良元一元，面值相等，后来逐渐下降，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土沦陷，幅员缩小，财政收入相应减少，但开支浩繁，因此，大量发行纸币。涪南又遭百年未有的大旱灾，谷价成

倍增涨，每石谷涨至法币二十余元，民国二十七年丰收，每石谷价略为下跌，民国二十八年仍达十五、六元一石，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工商业萧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县商店倒闭三十二家。手工业倒闭十六家。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通货持续膨胀，七月九日，潼南城上米市价每石四十六元，比民国二十八年上涨两倍多，还有继续上涨趋势。为平抑物价，四川省政府训令各县、市按七月九日价格（每市石上米四十六元）降低百分之二十五，并下令“有暗盘黑市出售者，重刑并没收”。潼南县政府遵令将熟米每市石平价为三四点五元，平价后无米上市，城镇缺粮数日，商会主席陈乐天请求增加米价每市斗为五元（即每市石五十元），市场上才陆续有米出售。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物价高涨，潼南县政府于同年七月对公教人员每人发给米津十元后增至二十五元。国民政府为保证军需粮食，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月份起实行《田赋征实》，想借征收实物（主要是稻谷）控制物价，同时对公教人员改发食米，每人每月二点五斗。但此后的年代粮价仍然不断上涨，粮食暴涨物价，整个物价剧烈波动。

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潼南县政府遵照国民政府指示，成立潼南县物价评议会，县长高登海任会长，商会主席陈乐天任副会长，决定取缔囤积，评定日用必需品合法

价格，但由于通货继续膨胀，大商巨富大量囤积居奇，物价继续上涨，评议会评定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评议会评而不行，形同虚设。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国民政府实施限价政策。潼南县政府遵照四川省政府规定，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二月对粮食、食油、食盐、棉花、棉布、燃料、纸张八个行业采取限价，规定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变更，政府限定的价格，虽比一九四二年提高了几倍，但仍然制止不住物价飞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政府疯狂发行钞票，物价如脱缰之马，飞奔狂涨。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法币一元面值不够印制成本费，大量印发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面额钞票，物价成直线加速上涨。六月份潼南粮价按官定价格黄谷每石二百八十万元，比一九三七年上涨近十八万倍。十一年间中，平均每天上涨四十四倍多。同年七月份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一元作法币三百万元。法币改金元券，只是缩小筹码，通货仍无限膨胀，物价同样上涨，据潼南县政府公布潼南粮价，七月份每石稻谷价金元券十点三元，九月份涨到九点七万元一石，不到九十天，上涨九千四百一十七倍，平均每天上涨一百零四倍，短短三个月，物价成几何级数上涨，速度之快，骇人所闻。物价上涨，使城乡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教人员工薪上月工薪买米一斗，下月只能买米一升，拉车抬轿的人上半天挣来的血汗钱买米一仓，下半天只能买米一勺，

农民卖十个鸡蛋称不到一斤盐，出售一支鸡换不回一剂药。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物价瞬息万变，人们存货不存钱，一般人拒用钞票。潼南县政府财政预算按黄谷计算，以食米和银元支付。市场交易，工价以银元计价，拿着金元券在街上还饿饭。一般商店对国民政府官兵拿出的金元券无法拒用，就把好货藏起来，卖得的纸币当天用完不过夜。老百姓没有银元，就手提白米或棉纱进食店换饭，进商店易货，驻潼南罗广文军恼怒狂叫要抓囤积户，打老虎。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县府里发出“杀人头，平物价”的佈告，妄想用武力平定物价，完全不起作用。国民政府最后又想出一个敷衍办法，发银元券。但人们再也不相信那一套诡计了。

附录民国二十六年物价。

附潼南县历年谷价。

連南縣糧谷历年价格表

連南縣物价登記表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年 代		單位：法幣元
品 名	价 格	單位：法幣元	年	代	每石(300斤)價格
稻谷 每担(100斤)	5.2		民國26年(1937)		15.6
小麦 每担	10.1		" 27年(1938)		15
生丝 每担	26.4		" 28年(1939)		16
食盐 每百斤	9.2		" 29年(1940)		56
食油 每百斤	8.7		" 30年(1941)		104
白糖 每十斤	1.6		" 31年(1942)		130---150
法币換銅元 每元24千300文			" 32年(1943)		500
			" 33年(1944)		2000
			" 34年(1945)		8000
			" 35年(1946)		20000
			" 36年(1947)		54200---56000
			" 37年(1948)		2800000
			" 38年(1949)		缺

本文資料系 根據連南縣檔案局國民政府連南縣政府財政稅務案卷。

黎明前的斗争

——双江宏毅中学地下党活动纪要

潼南师校写作组 执笔 景干 郑第九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刹那间，中国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到处充满了血雨腥风。抓丁派款，刮尽民脂民膏；特务横行，弄得怨声载道。反动派面临着灭亡的命运，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大肆进行抓捕和屠杀，妄图作垂死挣扎。在新的形势下，国统区地下党组织采取了新的策略和斗争方式，又谱写了一篇篇新的壮烈史诗。潼南地下党，借双江宏毅中学为掩护，为了迎接潼南的解放，在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告慰革命先辈在天之灵，激励后来者奋勇前进，我们回顾了这一段黎明前的斗争史，以充实我党光辉的战斗史篇。

一 受命办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川东特委彭咏梧派何明珍来潼南双江镇，负责地下党工作。他住在地下党员曾足希家里，传达了上级党委的一系列指示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着重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隐蔽

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冒进和暴露目标。”同时研究了贯彻这些指示的具体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于一九四七年上年，地下党利用杨衡石（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在双江地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组织杨氏宗族中的人士共十二人，创立了党的活动基地——双江私立宏毅中学，校址设在金龙寺。学校由杨氏族入杨尚烈任校长，聘请何明扬为训育主任。杨氏十二人每人每年资助黄谷十石，作为办学资金，并都被聘为董事。何明扬这一活动得到川东工委书记江白言同志的同意，并多次指示有关事宜。宏毅中学师资强，领导有方，办学认真，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所治学问的学府。而实际上，何明扬领导曾足希、袁明道等党的骨干力量，借办学为掩护，为配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红色堡垒

宏毅中学创办后，成了上下往来的地下党员的联络点，这里曾经隐蔽和保护了肖泽宽、张凤星、曾子均、刘世长等十多个来潼避难的地下党员。袁明道、万克俭、邓逸云等同志也是由外地转来双江，并安排在宏毅任教。

何明扬在学校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了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向学生讲解放战争形势，揭露蒋介石全面挑起内战的罪行，提高学生的认识和觉悟。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与社会上劳苦贫民

和知识青年接触，谈心交朋友，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党的力量。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党小组在宏毅中学内发展了炊事员伍炳南同志入党。伍炳南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在校外组织了“孝义会”（党的外围组织），吸收了几十名劳苦群众为会员。

一九四八年暑假，何明扬同志在正阳学院（校址在北碚）学生杨尚华中，发现了不少进步书刊，便多次与杨交谈，进行启发教育，后来吸收了杨尚华入党。同年由杨尚华出面，组织了“读书生活会”（党的外围组织），吸收了成渝等地回来的及当地的进步青年参加，发展了会员四十余人，培养了一批党的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双江地下党小组又在“孝义会”中吸收了杨叙清等六人入党；在“读书会”中先后吸收了杨少琛等三人入党；在宏毅中学内发展了李家麟入党；还在潼南中学发展了付怡如入党。这样一来，潼南地下党的力量越来越大，开展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

三 斗争业绩

何明扬以办学为掩护，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为解放后，潼南的建设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在当时，开展的几项斗争也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一九四八年秋，江白言同志指示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谣言，搞“两面政权”，搞“地下武装”，搞“三抗”（抗丁、抗粮、抗捐税）

斗争。党组织就派伍炳南同志以宏毅中学炊事员的身份，利用到双江街上买菜的机会，经常向国民党机械化学校的士兵作宣传，通过摆龙门阵的方式，鼓动伙夫与挑菜的新兵逃跑，使得机校的司务长，多次买好菜，无人挑。还煽动了驻在潼南城里的一些新兵逃跑，削弱了敌人的武装力量。

一九四八年底，江白言同志传达了川东临委肖泽宽的指示，在潼南建立“两面政权”，地下党派了宏毅中学教师曾足希、王世华二同志出任双江、智慧两乡乡长，同时建立农民武装，“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十一支队”，由何明扬同志任政委，伍炳南同志任队长，曾足希同志管后勤，以党的外围组织“孝义会”中的积极分子和双江、智慧两乡的乡丁为基础，队员扩大到一百多人，建立了党的地下武装，为将来解放潼南作准备。

一九四九年上年，江白言同志又来校传达川东临委意见，打算在宏毅中学内出版《挺进报》，关于电台设置与工作人员的配备，党小组都作了精心的安排，但因当时国民党驻双江部队也有电台，无法在宏毅中学安设，所以《挺进报》的筹办就停止了，但党组织并没停止宣传活动，采取了新的形式进行工作。

一九四九年秋，针对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的政治形势，宏毅中学党组织一方面对在校学生进行革命前途与思想品德教育，另一方面积极作好迎接解放的宣传工作。教师袁明道